

## 从《创世记》的文学结构探讨其编著旨趣

陈俊伟

**内容提要:**《创世记》是基督教正典,也是希伯来圣经的第一卷。基督教学者解释《创世记》的书籍繁多而丰富,其中不少以其为护教的工具,长期发展下去有将该书基督教化的危险。基督教相信圣经的形成虽然含有人为因素,但背后却有神力在推动。不论读者是否同意此说,从《创世记》的文学分析来看,整卷书的结构显示出强烈的编辑意图乃是不争的事实。这是晚近学者经由对“吐勒都”的研究而得到的发现。从《创世记》清楚的结构,我们能据其编排而探究其编辑旨趣,这是以前学者研究《创世记》时所忽略的。也就是说,《创世记》必须在摩西五经及以色列史的前提下了解,才会免于断章取义,忽略了其作者/编者所要传达的信息。只有了解了《创世记》的第一层意义,也就是对以色列民的意义,基督徒才能正确地明白它要传达的信息,以及它的现代意义。

**关键词:**吐勒都(妥拉杜);《创世记》;文学结构;旨趣

## The Structure, Theology, and Messages of Genesis

Isaac J. Chen

**Abstract:** Genesis is the first book in both Christian and Hebrew Bible. The books written on Genesis are rich and innumerable. Some Christians have used Genesis for the purpose of apologetics. This long-term development has created the danger of Christianizing the book of Genesis. Christians believe that the formation of the Bible includes human factors, but also a divine force behind them. Whether readers agree with this view or not, the analysis of the literary structure of Genesis reveals that the text was structured with purpose. The author/editor aims to communicate something specific to his or her readers/listeners. The arrangement of the whole book according to the "toledoth formula" strongly expresses this intention. Since the literary structure is clear, we will be able to study and explore the author/editor's intention, which Christian scholars have neglected for a long time. In other words, Genesis must be read in the context of the Pentateuch and the history of Israel. Otherwise, Christians run the risk of engaging in "eisogesis," or improperly interpreting messages, which the author/editor wants to convey. Only with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Genesis, written to the people of Israel, will Christians fully grasp the

book's meaning to them here and now.

**Key words:** toledot (toledoth); Genesis; literary structure; intention

## 引 言

《创世记》是希伯来圣经也是基督教圣经的第一卷,与其后的四卷书合称为“五经”,犹太人传统上以“律法”(Torah,“妥拉”)或“律法书”称之。基督教和犹太教传统上认为摩西是五经的主要作者,但五经经过后人不同阶段的编辑,而以目前的形式出现在正典里,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例如,“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创12:6),以及“那时,迦南人与比利洗人住在那地居住”(创13:7),都暗示编辑时以色列百姓已经占领迦南;书中论到以东诸王时说,“以色列人未有君王治理以先,在以东地作王的,记在下面”(创36:31),则显示著述是在以色列有了君王之后;五经中有关摩西逝世之事,对摩西先知职事的评论,如“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申34:10),以及摩西是世界上最谦卑的人(民12:3),还有《创世记》提到的古城“但”等(14:14),都可以肯定是后人加上去的,其中“但”这个名字是后人起的,原名叫“拉亿”(书19:47;士18:29)。<sup>①</sup>

Genesis这个字源于七十士译本中的Geneseos,是该书的卷名,用来翻译该书2:4与5:1中的相关语词。七十士译本2:4的英译为“This is the book of the genesis of heaven and earth”,5:1则为“This is the book of the genesis of Adam”。因此Genesis有“起源”、“根源”、“来源”、“产生”,或是“来历”的意思。但是中文版圣经把Genesis翻译为“创世记”,带给人一种感觉,以为它是一卷主要论

---

<sup>①</sup> 详见笔者所著《旧约:神学与信息》,香港:天道,2006,第60—81页。

述创造的书。其实由以下的文学分析可以看出,虽然该卷书讲到创造,但天地创造并非全书的主题,只是序言而已。

基督教传统上将《创世记》分为两大段,即“史前史”(1—11章)和以色列列祖的故事(12—50章)。“史前史”叙述创造(1—2章)和堕落(3—11章),记载从创造世界到巴别塔的事件,描述天地万物、人类以及罪恶的起源;以色列列祖的故事叙述上帝如何借着拣选亚伯拉罕和他的后代,给人类带来救赎的盼望。“史前史”叙述问题与困难,以色列列祖的故事叙述答案与解决的方法。“史前史”论到列邦列国的来源,列祖的故事则论到上帝选民以色列的来源。以色列祖先的事迹包括从亚伯拉罕到约瑟四代人的故事,解释以色列百姓在埃及的缘由,成为出埃及的引言及救赎历史的开场白。这个分法由著名旧约学者冯拉德(von Rad)首倡。

晚近学者发现,这种分法虽然能将《创世记》的内容简明扼要地介绍给读者,却忽略了全书的文学结构。从文学分析来看,《创世记》的结构非常清楚:序言与主体。序言(1:1—2:3)描绘天地的创造,主体(2:4—50:26)则由十一个“这是有关……的叙述”组成。“……的叙述”的希伯来原文是“toledot”,中文译为“吐勒都”或“妥拉杜”,英美学者称之为“吐勒都程式”(toledoth formula)。<sup>①</sup>

从“吐勒都”来了解整卷书的争议主要源于第一个“吐勒都”。有些学者认为,第1章的结束是第2章第4节的上半节。也就是说,“创造天地的来历……乃是这样”总结了1:1—2:3,而“在耶和华

---

<sup>①</sup> 参见Lasor, William Sanford, David Allan Hubbard, and Frederic Willaim Bush, with contributions by Leslie C. Allen, James R. Battenfield, John E. Hartley, Robert L. Hubbard, Jr., John E. McKenna, Willaim B. Nelson, Jr. *Old Testament Survey: The Message, Form, and Background of the Old Testament*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6, 2nd edition, 16.

造天地的日子”则开始了另一段。旧约学者赖桑等,<sup>①</sup>以及新修订标准版英文圣经(NRSV)采取这个观点,将第一个“吐勒都”视为总结创造的叙述。至于其余九个“吐勒都”,新修订标准版英文圣经将它们归为九段叙述的开头,除了第十个是“约瑟的故事”之外,其余八个都是“……的后代”。

但是越来越多的学者看到“吐勒都”一字的重要性,并以此研究《创世记》的文学结构与内容。<sup>②</sup>他们认为第1章的结束是第2章的第3节,第4节开始了另外一段,如蔡尔兹(B.S. Childs)说,“吐勒都”是下一段叙述的标题,而不是上一段叙述的总结语。<sup>③</sup>也就是

---

① 参见赖桑:《旧约综览》,马杰伟译,香港:种子,2001,第99页。Lasor, William Sanford, David Allan Hubbard, and Frederic Willaim Bush, with contributions by Leslie C. Allen, James R. Battenfield, John E. Hartley, Robert L. Hubbard, Jr., John E. McKenna, Willaim B. Nelson, Jr. *Old Testament Survey: The Message, Form, and Background of the Old Testament*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6, 2nd edition, 16-17.

② 例如维特汉弥顿:《摩西五经导论》,胡加恩译,台北:华神,2003,第14页; Victor P. Hamilton, *Handbook on the Pentateuch* (Grand Rapids: Baker Academic, 2005, 2nd edition), 19-20; Gershon Hepner, “The Begettings of Terah and the Structure of Genesis and the Tetrateuch: A Zadokite Polemic” in *Revue Biblique* 111 (2004), 31-60; Thomas Hieke, *Die Genealogien der Genesis* (Freibury; Basel; Vienna; Barcelona; Rome; New York; Herder, 2003); Howard Wallace, “Now You See Him, Now You Don’t: God and His Word in Genesis,” in *Australian Biblical Review* 51 (2003), 1-14; Bruce K. Waltke and Cathi J. Fredricks, *Genesis: A Commentary* (Grand Rapids: Zondervan, 2001); “Die Toledot-Formeln Als Strukturprinzip des Buches Genesis” in *Recht und Ethos im Alten Testament-Gestalt und Wirkung* (Neukirchen-Vluyn: Neukirchener, 1999), 183-191; Gordon J. Wenham, “The Priority of P” in *Vetus Testamentum* 49 (1999), 240-258; Jack Collins, “Discourse Analysis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Gen 2:4-7” in *Westminster Theological Journal* 61 (1999), 149-174; David McLain Carr, “biblos geneseos Revisited: A Synchronic Analysis of Patterns in Genesis as Part of the Torah (Par One)” in *Zeitschrift für die Alttestamentliche Wissenschaft* 110 (1998), 159-172.

③ 参见 Brevard S. Childs,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ent as Scripture*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79), 145-146.

说,第一个“吐勒都”(2:4)开始了另一个段落,而不是总结它之前的那个段落。新国际版英文圣经(NIV)亦持此说。

赞成以“吐勒都”作为分段单元的学者,大都认为主体部分分为十段,而非十一段,亦即将第九个(36:1)和第十个(36:9)有关以扫的“吐勒都”视为一个段落。<sup>①</sup>十一个“吐勒都”将《创世记》分为十个段落,将各段落的划分清楚地标示出来,显示出其作者/编者的旨趣,以及整卷书的一体性和连贯性。这十个“吐勒都”代表十个叙述,每个都由“这是有关于……的记录(或作“叙述”、“故事”)”为开端,表明一个新的段落开始了。英文新国际版圣经翻译得非常清楚,整卷书的每一段落都以“This is the account of……”作开始。由于中文圣经以不同字词,如“来历”、“后代”、“记略”等,来翻译此字,以致看不出《创世记》之工整的结构与明显的编辑意图。

这十个“有关于……的记录”除了第一个以天地创造为开始之外,其余都以人物开始,包括亚当、挪亚、挪亚的众子、闪、他拉、以实玛利、以撒、以扫(两次)、雅各等。由此可见,描述这些人物乃是《创世记》作者/编者的用意所在。本文尝试从“吐勒都”入手,来分析《创世记》的文学结构与编辑旨趣。

## 内容分析

### 一、序言:六日创造与安息日

序言阐述一件事,就是上帝是天地万物的来源。天地万物起源于上帝的创造,万有规律的运行是上帝创造的结果。

六日创造大致上可以分成三组,处理“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

---

<sup>①</sup> 也有人赞成从十一个“吐勒都”将整卷书分为十一段,如李思敬:《恩怨情仇论旧约》,香港:更新,1998,二版,第65—68页。

暗”的问题。(1)第一日和第四日:第一日造光,划分白昼与黑夜;第四日造光体,管理白昼与黑夜。这两天的创造是用光解决黑暗的问题,使可怕的黑暗成为可以休息的夜晚。(2)第二日和第五日:第二日用穹苍(“天”,和合本译为“空气”;参考诗19:1)将诸水分开,产生天空;第五日造飞鸟与各样的水族。这两天的创造是界定诸水,用生命解决深渊和大水的问题。(3)第三日和第六日:第三日将空气以下的水聚在一起,产生陆地和海洋,使地长出各种植物;第六日使地生出各样活物,并且造人。这两天的创造是用分开与聚集使地成形,不再“混沌”。适合人居住的大地于是出现,并且以“各从其类”的活物来形成秩序(order),以解决混乱的问题。

第一日	光一划分白昼与黑夜	第四日	光体一管理白昼与黑夜	解决黑暗问题
第二日	天一以穹苍分开诸水	第五日	飞鸟与各样水族一生命	解决深渊与大水问题
第三日	地和海一地生草木蔬果	第六日	地生各类活物、造人	解决空虚混沌问题

## 二、主体:十段“有关……的叙述”——故事与家谱

① 2:4—4:26,有关天地的叙述。主要记载亚当、夏娃、该隐、亚伯四个人物。

② 5:1—6:8,有关亚当的叙述。①

③ 6:9—9:29,有关挪亚的叙述(洪水)。

④ 10:1—11:9,有关闪、含、亚弗的叙述(古代列国,巴别塔)。

① 艾伦罗斯指出2:4和5:1结构上的相似之处。2:4说,“这是创造天地的吐勒都。在耶和华创造天地的日子,乃是怎样……”(NIV:“This is the account of ... When...”),5:1说,“这是亚当后代记录下来的吐勒都。当上帝造人的日子,是照自己的样式造的……”(NIV:“This is the written account of... When...”)。参见艾伦罗斯:《创造与祝福:创世记注释与信息》,孙以理/郭秀娟合译,台北:校园,2001,第86—87页。

⑤ 11:10—26, 有关闪的叙述。

⑥ 11:27—25:11, 有关他拉的叙述。从他拉开始, 以亚伯拉罕之死作结束, 主要记载亚伯拉罕一生的事迹和上帝对他的呼召与应许。

⑦ 25:12—18, 有关以实玛利的叙述。

⑧ 25:19—35:29, 有关以撒的叙述。从以撒出生开始, 至以撒逝世结束, 主要讲述雅各一生的事迹。

⑨ 36:1—37:1, 有关以扫的叙述。

⑩ 37:2—50:26, 有关雅各的叙述。主要记载约瑟一生的事迹, 以约瑟的出现开始, 以约瑟的死结束, 论到雅各与其子孙离开应许之地, 进入埃及。

这十段叙述有一个共同特点, 就是从原因到结果, 从本源到川流, 从祖先到子孙, 经由标题之下的叙述(1、3、6、8、10)或家谱(2、4、5、7、9), 显示出一种动态的过程(progress/movement)。这个动态的过程带出上帝的计划, 并建基于创造。从地出亚当, 从亚当出亚伯拉罕及其子孙, 进而产生家族, 预备一个民族的形成。<sup>①</sup>这个动态的过程显示, 在古代列国中, 神拣选了闪; 在闪的后代中, 神拣选了他拉与其儿子亚伯拉罕; 在亚伯拉罕的儿子中, 神拣选了以撒; 在以撒的儿子中, 神拣选了雅各。因此有关这些被拣选人物的故事占了《创世记》的最大篇幅, 也是全书的重点, 显示神的拣选。而古代列国、以实玛利和以扫的被提及, 只是为了显明神的更普遍的拣选, 以及以色列与其他民族的关系, 所以对它们的论述相当有限。

威廉·范甘麦伦从对toledot的研究得出一个结论:“上帝借着toledot结构……启示人类的合一、人类悖逆的本性……从他如何拣选挪亚与亚伯拉罕, 来表达他对人类的信实。因而, 作品材料

---

① 参见Hamilton, *Handbook on the Pentateuch*, 20。



(宗谱与故事)联结了以色列与……(全)人类(的)关系……创造故事则说明了人类如何背叛上帝,和上帝掌管全人类的主权;也启示了以色列作为列国中的一国,它的史前史和以色列的正典关注之间的联结。”<sup>①</sup>

## 宗旨研究

### 一、主体的目的

#### 1. 述说以色列民族的起源,以及以色列民族的自我了解

由《创世记》的文学结构分析可以看出,《创世记》的重心是十段叙述。这十段叙述以亚当、挪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约瑟为主,其中又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及约瑟所占的篇幅为最多。可见《创世记》作者的主要旨趣是借着叙述以色列列祖的事迹,追溯以色列民族的起源,及以色列民族和上帝之间独特的关系。借着追本溯源,以色列形成一个拥有独特自我意识与自我认知的民族,他们找到自己的身份(identity),认识到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目的和使命是什么。《创世记》列祖的故事乃是以色列民族所共同拥有的故事,《创世记》的上帝本是所有以色列百姓的上帝。

《创世记》也记载上帝对以色列列祖的拣选、呼召和应许,以及上帝与他们所立的约,成为西乃山上帝、与以色列百姓立约的原因。这是以色列民族自我了解的钥匙,使以色列百姓看到他们与列邦列国的不同,得知他们的出现是出于上帝的拣选与呼召。因此《创世记》恰当地成为摩西五经和整个希伯来圣经的第一卷,它是律法书的引言,也是救赎历史的序幕,成为出埃及的历史背景。

---

<sup>①</sup> 参见威廉·范甘麦伦:《救赎进程:从创世到新耶路撒冷的救赎故事》,吴剑秋译,台北:华神,1995,第79—80页。

从基督教观点来看,《创世记》显示上帝是创造(1—2章)、审判(3章)、拣选、应许和救赎的上帝(以色列列祖的故事)。因着上帝的慈爱怜悯,上帝介入人类历史,展开了一连串的救赎作为,开启了人类历史的崭新一页,将盼望带给受到罪恶与死亡捆绑的人类。

## 2. 上帝的拣选、呼召与应许,以及上帝百姓的回应与顺服

上帝是自我启示与自我显现的上帝,借着他的话与作为,向百姓启示他自己。以色列列祖的故事(创12:1—4)显示,上帝是拣选、呼召与赐福的上帝。这位全能、威严、高超的上帝借着拣选、呼召、赐福与应许进入以色列列祖的生命里。亚伯拉罕以行动回应上帝的呼召时,就建立起与上帝之间的特殊关系。假如亚伯拉罕没有回应上帝的呼召,就不会产生这种特殊关系,也就不会有立约子民的形成,更不会有经由以色列民族所带来的救赎历史。由此看来,上帝的命令和人的顺服是以呼召和回应来表达的;只有在呼召与回应中,上帝的旨意才能实现出来。

上帝向亚伯拉罕多次显现,一再重新肯定对他的应许,并与他立约(15:18),把他的名字从亚伯兰改为亚伯拉罕,并且与他的后代立约,以割礼为立约的凭据,传给后来的世代,使上帝与亚伯拉罕及其后裔发生永久的关系(17章)。如果亚伯拉罕没有以行动回应上帝的呼召,就不会认识这位立约的上帝,也就不会体验到上帝是引导与赐福的上帝。上帝不但向亚伯拉罕显现,也向其他列祖显现。

《创世记》的主旨是“起初”,是以色列民族的开始,也是人认识上帝的开始。上帝有计划地介入世界,展开了救赎历史。《创世记》肯定了信仰的起点是上帝而不是人,上帝创造、上帝掌权、上帝拣选、上帝呼召并成就一切。人则在自己的生命中,在每天的生活里,经由回应上帝来体认上帝的作为。《创世记》中的这些人物认识上帝都不是经由抽象的哲理思考、奥秘的玄想、高深的神学

或是“三层天”的经历,而是借着顺服上帝的旨意,回应上帝的呼召,认识了这位引导与看顾的上帝。

## 二、序言的目的:说明以色列的上帝是怎样一位上帝

1. 他是万有的创造者与掌权者,他能解决“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问题。

过去许多有关《创世记》的争论都停留在创造的顺序、时间上,比如说如何解释六日创造里的“日”,或是争论上帝“如何”创造了世界,创造世界的顺序是否合理等。事实上,这些问题都不是《创世记》的焦点,这是我们从《创世记》文学结构分析就可以清楚看出来的。最近基督教保守派学者们终于同意,“在过去一个半世纪的研讨中,有一项令人惊异的发现:(《创世记》)经文本身对于创造的程序并不太在意。创造的描写是要显示:宇宙和人类受造的背后,上帝是唯一的缘由。……(而且)《创世记》第1、2章的主题不在上帝如何创造,而在上帝创造了万物”。<sup>①</sup>

《创世记》描述上帝是创造者,是宇宙万物唯一而直接的源头。他在万有之前已经存在,他不依靠万有,万有却因他而出现,他也超越在万有之上。自然界与所有的天体,包括日月星辰在内,都是被造界的一部分,用来照亮大地,“分昼夜,作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创1:14)。这些天体既不是神明,也没有神性,它们既不能控制人,也不配受人朝拜(参考申4:19—20);大地与海洋也是被造界的一部分,不具有神性,更不是孕育万物的神明。古代近东文明常将自然界神格化,导致多神崇拜产生。但既然天地万物都是上帝所创造的,就只有他配得敬拜,万有都应当称颂他,回应他。因此《创世记》的编者向以色列百姓清楚地说明,他们不应当效法周围民族去敬拜耶和华之外的神明,也不应当害怕外邦的权势。

<sup>①</sup> 参见狄拉德、朗文:《21世纪旧约导论》,刘良淑译,台北:校园,1999,第58页。

创造说明这个世界单单属于上帝,为上帝所拥有,上帝对被造界拥有绝对的主权与自由,如《以赛亚书》的记载:“我是耶和華,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的上帝。除了我以外再没有上帝……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使人人都知道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的上帝……我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華。”(45:5—7)。对于经常处在外敌压迫之下,面临生存危机的以色列人而言,知道他们所信仰的上帝是一切的根源,也是万有的掌管者,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创造彰显上帝的权能,上帝除去了混乱、杂乱无章、荒凉、死寂、黑暗、深渊、空虚,与大水的威胁。创造的故事显示,以色列民族的信仰不是二元论(dualism)。二元论认为宇宙间永远有善恶两种势均力敌的力量彼此敌对,善恶之间永远维持着平衡。然而这位创造万物的上帝就是以色列所经历的上帝,是他们的父,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使之成为一个民族和国家(申32:6,现代中文译本,当代圣经;参考出15:16),并且持续不断地看顾、保护他们,使之免于外来邪恶势力的破坏,并使他们的民族得以延续,生命得以保存,得享生命的美善,这就是以色列民族与上帝的关系。所以以色列人对上帝创造权能的体认不是一种哲学观或理念,而是生存的基本信念。<sup>①</sup>

## 2. 他是万有的掌管者——第七日的意义

《创世记》第1章显示,创造的目的在于解决“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问题(1:2)。创造时,上帝以他的灵“运行”(或作“扑击”,参考申32:11)在水面上,将极具破坏力的大水控制住;使原本混乱空虚、杂乱无章,且被大水淹没的黑暗世界变成适合人生活居住又井然有序的地方。为了使地出现,上帝用“穹苍”将大水分开,

---

<sup>①</sup> 参见蔡尔兹:《旧约神学:从基督教正典说起》,梁望惠译,台北:永望,1999,第48页。

将水聚集在一起,产生海洋和陆地,再用生命去充满天空和海洋。如同《诗篇》所形容的,上帝管辖狂傲的海,平静翻腾的波浪(89:9;参考65:7);上帝大有能力,胜过诸水的响声、洋海的大浪(93:3—4)。在古代近东文化里,大水和海不但代表黑暗邪恶的势力,也有神秘不可知之意。当上帝的百姓面临危险,被邪恶势力环绕而透不过气,在“深渊”中向上帝呼求时,他们形容自己的处境是“波浪洪涛漫过我身”(诗42:7)。但邪恶的势力不论有多大,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中,因此上帝的百姓不只感受到“波浪洪涛”,更称之为“你的波浪洪涛”。

这位创造的上帝是以色列的上帝,他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他胜过所有黑暗与敌对的势力;他能解决所有“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问题。<sup>①</sup>他创造万物并解决了各种威胁,使世界成为适合人居住的环境,而后才创造人(创1—2章;赛45:18)。在完成所有创造之后,上帝看他所造的一切都“非常好”(创1:31,现代中文译本),对自己的创造非常满意(当代圣经),才进入第七日的安息。

第七日的安息传达一个重要的神学信息给上帝的百姓,就是上帝掌权。一切都在上帝手中,连邪恶势力也在上帝的管制之下。第七日的信息告诉百姓,上帝是大有权能而可靠的上帝,他们可以放心地把自己交托在他的手中。在面对各种威胁时,要勇敢地回应上帝的呼召,并在各种环境里信靠上帝,安息在他手中。也就

---

① 创造之前,“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不适合人居住。耶利米描写在激烈的战争之后,犹太被巴比伦毁灭的情况是漆黑而荒凉,杂乱而废弃的,如同创世以前一样“空虚混沌”(4:23—28)。以赛亚也描写上帝为他的百姓施行报仇、以东受审判之后的情形,土地荒芜、荆棘丛生,土地遭到毁坏、荒废的情形,就好像火山爆发、石油燃烧,到处是硫磺一样不能被使用,亦如同世界尚未被造之前的光景“空虚混沌”(34:8—11)。著名旧约学者认为,将混乱归诸于上帝创造之后的撒旦作为,是古代诺斯底异端的说法。参见蔡尔兹:《旧约神学》,第284页。

是说,创造故事的最高潮是第七日,也就是以色列百姓所遵守的安息日。对安息日的遵守,表达上帝的百姓对上帝的信靠。

上帝是创造天地的主宰,宇宙万物与所有的势力都在他的掌管之下。所以当其子民活在困苦中或是遭受攻击时,他们应思考上帝的创造并坚持对他的信心,因为这位曾使大水惊惶、使深渊颤抖的上帝曾经以大能膀臂救赎他们,他不会永远忘记他的百姓。所以诗人说,“我追想古时之日,上古之年……我也要思想你的经营,默念你的作为……诸水见你,一见就都惊惶,深渊也都战抖……你曾……引导你的百姓,好像羊群一般”(诗77篇)。这位上帝有能力在深海里、在大水中开出道路,在各种艰难的环境里重新创造,为他的子民打败大水、深渊、黑暗、混乱,创造出道路、次序、生命与光明。这位上帝信实可靠,如同白日黑夜相互交替的可靠一样(耶33:19—26)。<sup>①</sup>

《创世记》前11章显示,人类自始就面对威胁,以色列民族也是一样,从开始就不断面对存在的威胁。然而上帝能克服这一切,因为他是全能的创造者,这就是安息日的意义。蔡尔兹认为,将太古所面临的威胁置于犹太人经典的最开端,是要对现实世界提供了解,因为从始至终以色列民族都面临威胁,威胁到他的存在,以色列民族的历史必须从这个角度来了解。<sup>②</sup>

安息日联结创造与救赎两个重要观念,纪念上帝创造的作为,成为上帝与其百姓之间永恒之约的记号,传与世世代代的子孙(创1章;出20:8—11;31:12—17);它显示上帝愿意为着他的百姓而介入历史,施行奇妙的作为,就好像上帝在创造世界时施行奇妙的作为一样。上帝的百姓因为坚信上帝愿意介入历史,施行

---

① 耶利米以日夜轮转的可靠来比喻上帝的信实,以及大卫之约的永恒性。参见端力斯:《认识旧约神学主题》,冯美昌译,台北:校园,1999,第21—35,58—72页。

② 参见蔡尔兹:《旧约神学》,第283—288页。

拯救，所以在急难中求告上帝，“难道主要永远丢弃，不再施恩吗？”（诗77:7）但上帝果然为他们介入历史，带来拯救，使他们欢喜快乐，“耶和華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诗126:3）。

## 结 论

虽然摩西五经的来源复杂，却有相当连贯的统一性，不论是历史情节、主题、或是目标等都彼此贯穿。摩西五经以历史为骨干，穿插律法规条，两者形成统一的整体。历史叙述与律法条文成为五经的双重文体。五经的历史故事是以色列民族的信仰告白，宣告以色列民族与世界上其他民族不同，并以此传给他们的后代（参考申6:20—24；书24:2—13）。历史故事里的历史叙述、拣选、应许、救赎、立约、律法、应许之地以及上帝的子民等，成为五经的主题。而得地与立国就是五经历史的双重目标。<sup>①</sup>《创世记》是五经的第一卷，其内容需在整个五经的背景下来了解。

将《创世记》分为史前史与以色列列祖的故事，此种分法的优点是简单扼要，可以将内容与神学思路清楚地呈现出来；缺点是不容易显示出各个单元之间的关系，并且容易造成一个错误印象，以为“史前史”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单元，以致没有在《创世记》成书的背景之下来了解，导致“序言”成为“主题”，失去《创世记》作者/编者的目的。基督教护教人士更以《创世记》对抗进化论，事实是，这不是《创世记》作者/编者的目的。《创世记》（尤其其它的引言）是以色列民族了解自己的钥匙。<sup>②</sup>从“吐勒都”来分析其文学结构，则会很清楚地将编者的旨趣显示出来。

希伯来文圣经以本卷书的第一个字“起初”（bereshith），以及

<sup>①</sup> 参见赖桑：《旧约综览》，第81页。

<sup>②</sup> 参见威廉·范甘麦伦：《救赎进程：从创世到新耶路撒冷的救赎故事》，第56—63页。

七十士译本和英译本以“起源”来称呼此书,都很恰当。因为此书是一卷专讲来源的书,论到以色列民族的起源和救赎历史的开始,连带地论到以色列所信仰的是怎样一位上帝,一位天地万物以及人类的创造者与掌管者。

《创世记》记载了许多以色列族长们的言行。在犹太教传统以及基督教会历史中,都不断有人想为族长们的道德行为辩护,甚至将那些记载进行寓意化解释,以克服其中所存在的伦理道德问题。然而《创世记》显示,族长们在救赎历史上所扮演的主要角色是约与应许的承受者,而非为后来世代学习道德行为的榜样。族长们的一生见证上帝的恩典、怜悯与信实,上帝拣选、赦免并拯救他们,使后来的世代在他们身上看到上帝的奇妙作为。

《创世记》的作者/编者在记载族长们的故事时,对其中引发的伦理难题并不加辩护,反而将其转为上帝信实的明证。例如在亚伯拉罕的故事里,作者/编者并不评论他将妻子讲成妹子,差点使撒拉成为法老(创12章)和亚比米勒(创20章)的妃嫔,以致引起道德问题。相反,故事的重点在于上帝的干预与拯救,使撒拉脱险,否则应许就无法应验,因为应许的子孙要从她而出(创17章)。族长们的角色并非道德家,而是“以色列盼望的承受者”,所有故事的叙述都围绕着这个主题。<sup>①</sup>可见从“吐勒都”研究《创世记》的文学结构,有助于将其旨趣清楚地显示出来。

(责任编辑 梁工)

作者陈俊伟,美国富勒神学院哲学博士(1997),专长基督教神学和旧约圣经研究,现为美国创新基督教学术研究中心研究员,普世丰盛神学院教务长,著有《旧约:神学与信息》等。

---

<sup>①</sup> 参见蔡尔兹:《旧约神学》,第270—280页。